

地

陈谷一 著

债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与土地血肉相连。这部小说以二十世纪共和国建立后土地关系的几聚几散为主要线索，集中反映我国农村在土地改革后到七十年代中期农民在土地问题上与极“左”政策发生的矛盾冲突，塑造了古耕、陆九帆、毡帽老汉、唐娃、莫怀德、何树清、尹黑牛、田牛、尹选富、陆泰安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在历次运动中跌荡起伏的不同命运，逼真地再现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农民在当时的真实心态，展示了当时他们在农业集体化的政策下暗暗“包产到户”的艰难历程，可以说这是一部较为深刻审视共和国土地关系变迁史的现实主义力作，是作家用文学形式为历史留下的一份实实在在的证词。

题材的沉重感，浓郁的时代气息，鲜明的人物个性，匀称的结构，紧凑的故事情节和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构成了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具有令人震撼的艺术力量。

一部审视共和国土地关系 变迁史的现实主义力作

——序陈谷一长篇小说《地债》

王应昌

读罢《地债》，掩卷之余，喟然长叹，我为书中那围绕农村如何组织与建设社会主义所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的描写而震撼不已。

《地债》是这样一部小说：它以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展示他们在各个时期不同的命运来揭示共和国的土地关系变迁史。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反映以土地为题材的乡土小说硕果累累，但象《地债》这样以反映一个完整时期土地关系变迁史又保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的小说，却从未出现过。写作这样的作品，一则需要作家对素材的全面把握，二则需要作家对历史具有一定的理性批判的审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债》所提供给我们的，就远不是几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还有更深沉的政治、经济与历史等诸多的社会意义。

我国农村改革已是二十多年了，对改革前的土地关系应当有个总结了。然而，艺术的总结却不象政策的总结那样易于把握。政策的总结是理论性的，它所需要的是概念的真实与符合规则的推理，而艺术的总结却需要通过塑造形象来实现。而在进行这种艺术的总结时，作家们往往会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那就是用已经彻底改变了的价值观念作为分析历史素材的主题标准，这就有可能导致一种历史的虚无主

义，——虽然这样的作品仍未失其艺术价值，但作品本身对历史理性原则的否定，会使作品失去社会思想价值。《地债》在总结共和国的土地关系变迁史时，并没有用今天的商品价值观念去审视这段历史，而是坚持以那个时代贯穿于始终的内在精神为作品的理性原则，这就为我们无论从感性审美的角度去重温共和国曾经走过的历程，还是从其他社会科学的角度去探讨这段史实，都提供了较为可靠与丰富的材料。

《地债》是一部反映历史跨度较大的小说，它展示了这样几个时期：互助组、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三自一包、四清、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相应土地关系的变化是：土地私有、半私有、全集体、半集体。《地债》以生动事实说明，互助组、三自一包、文化大革命中期这三个时期，农民生产积极性最高、生活最好；相反，高级社、人民公社、学大寨、四清、文化大革命前期这几个时期农民最没有积极性，日子过得最差，尤其是人民公社之后的大饥荒。作为对历史的审视，作家不能不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类人物的命运浮沉作为一种审视的手段。在众多的形象中，我觉得古耕、陆九帆、莫怀德和唐宝明这几个人物最富有时代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苦大仇深的古耕因其妻子在旧社会被地主恶霸以逼债为由而霸占成为他终生仇耻难忘之事，这是他后来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带领群众艰苦创建家园的根本原因。他立场坚定，嫉恶如仇，帅先在樟树坪建立互助组，后来又成为高级社的创始人。在共同奔向富裕之路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他是毫不动摇的，同时他又深知这只有沿着广大农民所接受的方式才是可行的。然而，面对强大的极“左”运动的压力，他却困惑了；当他深感自己无能为力时，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沉默这种方式。往往在这个时候，他困惑、彷徨、焦虑与痛苦。同极“左”路线的反复较量，使他从中悟出点什么，凭着他对党的性质的深刻认识和对党的宗旨的深刻理解，他相信党会自觉地走出理论的误区而将违反农民意愿的极“左”政策加以纠正。正是出于这种历史责任感的探索态度，他在陷入全国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消沉下去，更不是象大队长何树清那样乘机大捞

一把，而是发动群众，不声不响的搞起了扩大自留地，而当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派大联合后又开始在农村强制贯彻极“左”路线时，他又挺身而出，暗地推行家庭包产责任制，面对坐牢，他泰然处之。

如果说古耕是党在基层的化身的话，那么，作为先任区委副书记后任公社书记的陆九帆，就可算得是党在地方决策领导层的代表。在陆九帆身上，有与古耕相似的地方，如作风正派、有勇于承担责任的气概。但也与古耕不同的方面，那就是他毕竟是一个有一定较高文化程度、在学生时代就有过一段地下斗争经历的农村知识分子，——而这一点，决定了他一方面在高级社时期不象他父亲陆泰安那样颇富冷静洞察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运动，而是充满着一种理想化的书生情调和诗意色彩；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他经过几次反复的政治运动的较量之后会很快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在严峻的斗争面前更讲究方式方法的巧妙。这种策略的讲究决不是王心贵区长那样的圆滑，因为陆九帆的灵活策略始终服从于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为党的事业承担历史的责任这一目标，而王心贵的灵活则是以服从于利己主义的个人不纯动机的彻底成熟。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有这样几点：他明明知道东方红高级社搞了粮食的瞒产私分，但他在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害关系之后选择了自己承担“领导无力”而被撤职这一方式将此事隐瞒了下来，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也使群众的利益不致于受到损失；为了躲过上级的追查，出于对曾经是他部下的保护，他巧妙借外地招工的机会背着莫怀德书记将尹黑牛调到煤矿去当工人，后又将古耕调去修铁路。在大跃进之后的大荒年中，他为推行生产自救的“三自一包”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他仍念念不忘家乡的百姓，带口信叫他父亲来城里见他，面授机宜，指使古耕趁混乱之机扩大社员的自留地，让苦了多年的乡亲过了几年难得的好生活。当古耕“顶风作案”暗搞包产到户的事情被何树清检举到县委时，陆九帆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又想出以收监方式将古耕暗中保护下来的高明点子，再

次使这些基层干部免遭毁灭性的打击。

在《地债》中，区委书记莫怀德，生产大队长唐宝明（唐娃）是作为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出现的。作为南下干部的莫怀德，战争年代造就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残暴冷酷的禀性，使他在虚报浮夸的大跃进年代再度成为英雄有用武之地的风云人物，而县委提出二十天实现人民公社的目标纲要，也只有象他这样的干部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由于极“左”已构成了他内在的精神因素，因此即便在他行为过火而被撤职赋闲多年然而一旦在“四清”运动中能够东山再起时他便会旧病复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吸取教训。在莫怀德强有力的极“左”路线贯彻下，他一手提拔而同样极“左”的唐宝明，和一身正气、性情刚烈的共产党员毡帽老汉王怀银同时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唐宝明的发迹史不过数百日，然而却是令人切齿痛恨的不光彩记录。他的上台纯粹是一起笑话，不过也反映出那种不正常年代的可笑特点：上级强迫基层干部订出亩产天文数字的计划而遭到下层干部和群众的抵制，而一贯以说大话谎话出了名的唐宝明的无知妄说，竟成了莫怀德认定为最有魄力和最有才干的显示而加以培养重用。在唐宝明的瞎指挥下，亩产二万斤二十万斤的目标“实现”了。接着是办大食堂，唐宝明又是一马当先，不仅强迫部分农民集中居住，而且在食堂断火之时敢于派人将暂时迁搬的农户房屋拆来当柴火，更有甚者，在上级下达的炼钢指标完不成时，他有胆量亲自闯进社员家中将别人的所有铁器、铜器收光砸烂汇集上交。由于虚报增产，当年上交国家的粮食指标大，留给队里社员的粮食就所剩无几，加上集中开伙，自然没有多久就缺粮断炊。在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中，他同其他社员一样除了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还要受到上级的追查。当他将其推行莫怀德极“左”政策的原委向县委交代清楚时，他的死期也就随之而到来了：莫怀德不容忍这类叛徒出卖自己，他除了拿出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铁掌铁脚收拾这个败类外，还不解恨的将这个叛徒关进黑屋，不给一滴水一粒饭。本

身就饿得摇摇晃晃的唐宝明经这一折腾，当然就有死而无生了。

仅从以上几个人物的命运，我们已感到《地债》所挖掘的历史深度。在我国农村，古耕和陆九帆代表着基层与地方干部的绝大多数，——正是这批政治力量的存在，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后来的农村改革，才有可靠的坚实基础与保证。由莫怀德和唐宝明所代表的极“左”空想，始终违反农民意愿，早在从高级社起，就推行不走。《地债》正是通过这些逼真的形象，以其光彩的一笔揭示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必然内因。我们说《地债》是一部审视共和国土地关系变迁史的小说，原因也就在这里。

读罢《地债》，心情总是沉甸甸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是农民的根。中国农民在命与根的土地上耕耘着希望与寄托，播种着梦想与现实，在社会变革中经历了种种磨难与欢欣。这部小说对农民在土地上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作了充分的展示。贯穿于这部小说的基调，是沉重的历史感，——这就可以理解作家将书名取为“地债”的用意所在。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土地关系变迁，难道仅仅是一种荒唐与可笑？不过这个问题留给评论家们去研究。作为一个读者，所要关心的当然是那些打动人心的艺术形象；在这方面，我想，读完本书，读者自会有公论。如果说本书艺术成就，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它提供了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形象，将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作了逼真的再现，使每个看了本书的读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特殊的岁月或象主人公那样也经历了那个特殊年代。对于一个想了解共和国农村土地变迁史的读者，读本书无疑大有益处。

此外，《地债》特别注意使用农民本朴的语言。农民这种简单而生动的语言（含谚语），形象鲜活，充满机智与诙谐，用于表达复杂的事件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却恰到好处。在这方面，《地债》继承了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些乡土作家的一些成功经验。

同时，《地债》也是一部主线鲜明突出的小说。作家的主旨明

确，那就是要着眼于审视共和国的土地关系变迁史。对于如此纷繁茂杂的历史题材，如果主线不突出，作品的意旨很容易被繁茂的生活情节所淹没。任何一部有艺术价值的作品，都不能不注重时代的风貌与地方特色，作家也不能不去表现那些社会、政治与伦理的人际关系，而往往在着力表现这些生活与情节时，作家会不自觉地失去主线。《地债》的作者大概吸取了其他作品的教训，采取了突出各个时期主要特征与匀称安排结构相结合的布局方法，克服了以往作家在这方面的缺陷。抓住各个时期的突出特征，将这些时期的各个事件结成一线，将人物的命运置于其中，二者相得益彰，历史的主体地位和人物的形象塑造同时得到完成。

《地债》的内容价值与艺术价值显而易见，陈谷一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除了他本人在艺术创作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之外，恐怕还跟他长达四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有关。陈谷一生长在农村，目睹了一系列所谓的生产关系变革，熟悉书中塑造的一个个形象的原型，理解他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命运。没有作家这段宝贵的经历，要想真实再现当年的生活情景，恐怕是不可能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1)
引 子	(1)
第一章	(14)
第二章	(64)
第三章	(101)
第四章	(138)
第五章	(175)
第六章	(213)
第七章	(254)
第八章	(288)
第九章	(321)
后 记	(354)

引子

一

古家出事了！

古耕哀嚎的喊声，打破了山村傍晚的宁静，于是许多农家乱了：刚收工回来还没有洗脸的庄稼汉子，首先跑了出来；那些爱看热闹的女人，也丢了正在淘米的木盆，在灶膛里塞了几把柴草，跑了出来，都说古家这回真的出事了，向古家跑去。

这地方叫樟树坪，有五十来户人家。一直在大山里奔流的赤水河，流到这里两岸大山突然向后退开，一左一右的留下了长长的两片河滩，和河滩上后来出现的两个村庄。大河对岸的村子和樟树坪平行，村名叫红柿湾。山里的日子漫长得象过不完似的，太阳从赤水河上游的九峰山升起，在下午往西而去，最后似一团火球落在青山的那一边，那一边望不见的天空下面是石坝场。

古家门敞开着，古耕坐在门口，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着，说他的媳妇牛彩被邢麻子抢走喽！往西边看去，这时候在去石坝场的那条石板路上，一伙男人正拖拉着哭哭啼啼的牛彩走远了。

尹黑牛和几个老大娘最先跑到古家。

尹黑牛说：“表哥，我们去追牛彩回来呀！”

“我……哎哟！我的脚……”古耕痛得脸变形了嘴角扯歪。

大家这才注意到了古耕的脚受伤了站不起来，衣裳撕烂了，松腰带扯破了，脸色青红发紫，嘴唇肿了象块粑，嘴角上淌出一条殷红的血污。

一个老妈妈惊骇得毛发都直竖起来：

“龟儿子们把人打成了这个样子！”

另一个大嫂刚跑到古家就抹起了眼泪，说：“这邢麻子猪狗不如，交不起租谷，就捉人家的媳妇去糟蹋，要说他家也有姐有妹嘛……”

几个人扶古耕到床上躺下。古耕想到了十七岁的牛彩挨了打，今夜在邢家生死不明，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后来伤心得又是一阵撕心扯肺般的哭喊。

人们一边抹泪一边劝说着古耕，要他心放宽一些，也许有贵人搭救他媳妇牛彩，也许菩萨会保佑她回来。

古家住在崖脚下，仅仅两间草屋。正房半边烧火煮饭半边睡觉，偏屋养着猪和鸡。古家出了这场祸祟，几乎把整个樟树坪的村民以及古家的亲戚都招来了，古家屋里屋外站满了人。

田牛和他婆娘来了。田牛比古耕大十多岁，两家是亲戚，古耕是田牛的表侄儿。这个心眼儿活弯弯肠子多的田牛，这几年也感到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田家前不久也遭劫了，交不起租，田牛被邢麻子管家打了一顿，搜去了家里稍能值几个钱的东西，连一只母鸡也捉去抵债。田牛婆娘姿色平常又年龄大点，邢麻子没有要她。看到眼前的事实，联想到前几天自家的劫难，田牛安慰了古耕几句就背过了脸，含在眼里的泪水一颗一颗流了出来。

尹选富是古耕的远房舅舅，他不善言辞，外号“尹哑巴”。他在古耕床前站了一阵子，最后长长嘘了一口气，一句话也没有出口就走了出来，到后房背了一个背兜，悄悄去古家的菜园。他想，牛彩走了，家里的活儿摆了一摊子，有时间去说那些空话，还不如趁天没黑为古家割点儿猪草，圈栏里两个猪儿一天三顿，不割猪草咋喂呢？

同男人尹哑巴一起跟来的是他婆娘尹七娘，尹七娘同男人尹选富的性格截然相反。尹选富去古家菜园割猪草了，尹七娘就在门口操邢家的祖宗三代，把个邢麻子骂得狗血淋头，一直骂到女儿尹兰

兰去扯她的衣裳抱怨了她几句，她才闭了嘴巴走进屋里去安慰古耕。

在尹七娘的咒骂声里，一个白天已经过去了，暮色如一块黑纱一如既往盖住了樟树坪。山村低矮的茅草棚，袅袅的炊烟，苍绿的樟树，围着篱笆的菜园以及村里那个观音庙都在夜色里不见了。

最后走来的是古耕的姑父，一个叫陆泰安的瘦高个子男人。他一露面，村民们立刻感觉到：牛彩放回来有点办法了！古家屋里响起了一片零乱的话声。有的端来了椅子请陆泰安坐，有的在陆泰安面前说古耕如何的可怜，有的在陆泰安面前说牛彩贤惠勤快是个好媳妇，邢麻子不是个东西。大家抹起泪说着，说得很大声，深恐陆泰安听不见。

在樟树坪村里，陆泰安虽是个农民，但很有点办事能力。这个诚实的又不失圆滑的男人，在石坝场他参加了“哥老会”，还当过一届“管事”。陆泰安在大家恳求之下说话了，他说今夜邢麻子不会放人的，只能过两天去石坝场托人说情。大家又劝说古耕一阵，最后留下两个人在古家照顾古耕，陆泰安和大多数村民就回去了。

二

牛彩还没有放回来，第二天乡里又来人传话，说尹选富儿子中签了，要他送儿子尹黑牛去县兵役局，为打“国仗”献壮丁。

尹选富紧张起来，但尹七娘不怎么着急不大理睬这件事。

送壮丁的三天期限很快过去。这天早上，天边刚发白，乡下的石板路还看不清走，乡公所的一班乡丁摸到了樟树坪，把尹家圈围起，以为他们半夜出发来得早，尹黑牛还在被窝里睡觉。

“尹选富！开门！”一个乡丁踢门。

尹选富醒了，一听话音，知道乡公所来了人，顿时吓得腿脚发软，全身微微发抖象在筛糠一样。尹七娘恨了男人一眼，说了声

“狗屁”，刚才她听见河嘴上（房名）的狗咬得很急，就估计今儿个早上要出事，心里早有了准备。她抓起了一把砍柴刀，守在堂屋门后边，隔着门不紧不慢问道：“门外是哪个杂种？”

“开门！我们是乡公所的。”乡丁班长吼道。

“哦，乡公所的。你们这么早就来了要干啥呀？”

“我们来接壮丁！”班长高声武气说道。

“我儿子黑牛才十六，年纪小了还没有资格打国仗哩。”

“不够条件你跟乡长说，老子们不过问这些只管接人回去交差。”班长有点不耐烦了。

“你们要人？有本事就破门进来！老娘是不信邪教的！无非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脑壳落了才碗口大一个疤哩。”

乡丁们吼道：“你这婆娘少罗嗦！”

乡丁是本地人，晓得尹七娘是一个不忌生冷的人。那年为了五斗租谷和地主的管家斗嘴仗，拿刀把管家追得屁滚尿流。她个子高，身强力壮，是一个对世间任何事物都毫不在意的女子。一张嘴巴不停地骂人、骂世道，时常打起哈哈自白：“天落下来老娘也不怕呢，权当是草帽儿扣在脑壳上！日子艰难，活起受罪还不如早死……”尹七娘就是这样不怕事呢。

“快开门，快开门！”乡丁班长吼道：“老实跟你说，不要以为你凶、你了不得！豆芽长得比天高，也是我们嘴里的菜！如今是蒋总统的天下，阴沟里还能把船翻了么？”

尹七娘冷笑说：“你是你，我是我，我猫不跟你狗合伙！”

一位乡丁踢门了，踢得轻，以遮尴尬，表示不怕尹七娘。

尹七娘想到有人为了躲壮丁，拿钱贿赂乡保长或乡丁，甚至把地契抵押。“要钱没有，要命我有一条！”她说。

乡丁班长不敢指挥部下冲进屋，这是有原因的。前不久，邻县第三区的斗坪村拉壮丁无辜伤了三条人命，激起了几百农民造反，扩展到几千人，最后伤了乡长杀了乡丁。一直闹到了专员公署，后

来让县长下台平息民愤。从那以后，拉壮丁除了狠打壮丁本人，乡保长不敢公开残害人民群众。乡丁一般是本地人，平时和尹七娘熟识，若硬冲进屋里，一怕她宰了你白白送死，二怕尹七娘自杀，要是这样就又闯了大祸。

双方就这样僵持下去，一方不开门，一方也不敢破门进屋抓人。

村民们站在自家门口远远看着，也不敢走近解危。

一直到太阳升起已经一竹竿高了，尹七娘估计儿子已经翻过九峰山了，突然哈哈笑着开了堂屋门。她提着柴刀走出门说：

“你龟儿子些吃皇粮的，狗屁无用，老娘威风一下就怕了？”

乡丁们不知她搞的什么鬼，一个个呆住了不敢闯进屋。

尹七娘一甩围腰帕，将它搭在肩上，拿起扞担砍刀去了后山砍柴。乡丁们在她走后进屋，但房里哪有尹黑牛的影子呢？

尹黑牛走远了。在听到河嘴上的狗咬时，尹七娘心里犯疑，唤醒儿子，要儿子从后门走，她对黑牛说，到你外公家躲一两月，在没有接到她的通知之前不能回来。

三

又过了两天，陆泰安在石坝场向义字旗的一步登天大爷刘绍清拿了“言语”。刘绍清以大爷的身份说话了，要邢青云立刻放人。邢青云当着陆泰安的面，把儿子邢麻哥骂了一顿。邢麻子说：“他欠我家租谷哩。”他老子说：“以后还嘛。”“以后他不还呢？”“你弄了人家几晚上还不够租谷吗？”邢麻子知道他父亲得罪不起刘绍清，再说自己已睡过了牛彩，这女人不买他的帐，再玩下去也就那一点意思。

太阳离落土还有两竹竿高的时候，邢麻子又弄了牛彩一回，才让她走出了邢家大院。她出门就直奔赤水河边，要去跳河。陆泰安一把抓住了她，劝说她不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以长辈身份吼了

她几声，才把她灵醒了过来。在石坝场后的赤水河岸上那棵大黄槐树下，陆泰安陪着牛彩坐了半天。陆泰安想到这几年的艰苦日子很动感情，暗暗擦着泪水。看着她哭，一直到牛彩哭够了，情绪平静了，陆泰安才缓缓说道：

“牛彩啊，就是死了，你能伤邢麻子一根汗毛吗？要是你死了，是白死，邢家那些人照样活得自在；不要哭了，听姑爷我的话回去吧。”他扳着她的肩头轻言细语劝道。

“姑爷，我是想……我没有脸……见人。”

“你这想法不对呀！常言道：与其热泪横流，不如握紧拳头！”

牛彩不明白他的话，抬眼看着眼前的这位长辈，在他们默默坐着的这半天里，牛彩第一次抬眼看他。

“你怕他啥哩！邢家有金碗碗，难道你古家没有金刚钻？”

“邢家一手遮天，谁惹得起？”牛彩摇头。

陆泰安笑了：“不见得就能一手遮天，常言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世道你还看不明白呢。”

牛彩眯起红肿的眼睛沉思着慢慢地埋下了头。

“走，回樟树坪，我是来接你回家的。”陆泰安见她的心有点活动了，想拉她站起来。

“不回去！回去……对不起古耕哥了。”牛彩坐着不动。

“你没有心甘情愿受辱嘛，就不能认为是自己错了。牛彩，那事，你不要怕。就是说，邢麻子同你……你不要怕，也不要说出去，也不对丈夫古耕讲。你不说，人世间就不会有人知道。”陆泰安安慰说，他知道牛彩心里背着这个包袱。

“姑爷，要是古耕问我呢？”

“说你同邢麻子没有……”

牛彩又哭了，泪水滚了出来。“我瞒住他对吗？”

“你已经够伤心了，还能让古耕跟着你伤心吗？这件事嘛，好比一杯苦酒，自己吃了不好受，就不要再给古耕吃了。”

牛彩觉得这话有些道理。

“牛彩喂，我们穷人，现在低人一等，要忍得住气，报仇的日子在后头，有气在报仇时再发嘛！”

又坐了一些时候，牛彩平静了，才随陆泰安走了，踏着月光当天晚上回到了樟树坪。

四

尹黑牛回家那天晚上，他迷迷糊糊地在床上翻滚到天亮。天色发白，他就开门走了出去。后头跟着他母亲尹七娘。他们是去陆泰安家。

陆家就住在庙子旁边的那片竹木相间的林子里。陆家在那种年月，相对而言比尹选富家、古耕家和田牛家日子好过一些。陆泰安自己耕种祖上传下的几亩田土，自己纺纱织布，这种自给不足的自然经济，虽然紧紧迫迫，但比一点土地都没有的农家要好一点。陆泰安老婆生了十个娃。五个女儿长大了，都嫁了，出嫁时都办了嫁妆，摆了酒席。至于三个儿子，大儿子到县城上了高中，二儿子在县城上了初中，小儿子在石坝场上小学。

陆泰安住的地方很幽静。房前屋后，长满了竹子和樟树。陆家房子不大，正房盖瓦，偏房盖草。大门外是一个晒坝，一年四季扫得干干净净，不见一草一叶。一棵石榴树长在坝边，每年初夏开着红艳艳的花朵，这会儿秋天了依然枝繁叶茂，叶子绿得发亮。一条小路从竹林里延伸过来，路面扫得干干净净，尹黑牛母子俩从这条小路上走来。

陆泰安正在院坝里选种。一箩大豆摆在他的身旁。一颗一颗挑选，选出那些新鲜的圆饱的，丢在另一个箩里。陆泰安是勤快人，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在手不空脚不停。就是冬天别人在家烤火享受冬闲，他也冒着风雪去县城做小本生意，去赚点钱供三个儿子读

书。有几年他的生意特别好，积存了一些银钱。有人劝他买田置地。他说：

“买田不好哩，培养儿孙读书才是正道。”

在樟树坪村里，说得出这种话语的，大概也只有陆泰安。几十年后，也就是当今中国，象他这种思想活跃的并付诸于实践的农民，不是被人赞颂为农民哲学家么？

陆泰安满脸笑容地站起来，同尹黑牛母子俩打招呼。母子二人坐下后，陆泰安谈了正事。他一边说话一边盯着手里的豆儿，不让有一粒劣种混进种箩里。尹七娘一边说话一边打量着陆泰安的相貌：四十岁年纪，方正脸膛，天庭饱满，目光和善，眉毛平顺，嘴角纹线深长，长就一个笑模样。

他从尹黑牛躲兵说起的，说到了世道混乱，说到了他大儿子在城里上高中，学生们跟政府闹学潮。最后，陆泰安把话题扯到了尹黑牛读书这件事上：

“他舅妈，今儿个请你来，我意思是让黑牛上学。”陆泰安依着他内侄儿古耕的称呼，称她舅妈。

“他姑爷，你眼界宽，要黑牛上学，我们感谢哩。”尹七娘也依着古耕的亲戚关系，称他姑爷。

“人生不读书，恰似瞎眼珠！黑牛娃，进学后，要好好学习。”

“晓得，”尹黑牛兴奋得眼发亮脸泛红潮。

“拿我见过的两三个事说吧，那些事在我思想上记得太深刻了。人穷，又没有文化，要受有钱的人欺侮！”

“他姑爷，说一、二件教育黑牛，好不？”

“民国二十六年，我爹跟邢青云整整当了四十八年长工。邢青云说过，要将大崖沟的四亩地卖给爹，以四十八年的工钱作为买资。大崖沟田土瘦，缺水源，种粮产量低。四亩地最适宜栽杉，至今长着茂茂密密的杉林。如果做青山生意，砍树扎筏运送重庆，十年八载赚它几千银元。邢青云说：陆银发，你在我家干长工四十八